

独步古今



激活“夸父”再“逐日”

乔忠延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然而,自从“羲和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升空,一下拉近了我与太阳的距离。是呀,羲和这位慈祥的母亲,自从升空,就把满腔大爱倾注到了太阳宝贝身上,温润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们。

认识有个过程,有个轻重缓急。升空前科学家嘱托给“羲和号”的主要任务是探测Ha谱线。完成这个任务,只凭往日的爱心和热情不行,还得有相应的科学技术。于是,太阳母亲亮相时不再是往日的旧模样,完全是智能化、现代化的时尚母亲。看,她荷载的太阳Ha成像光谱仪,可以随时扫描“拍照”。即使太阳宝贝和她捉迷藏,跑得再快也躲不过她的视野。她的拍照速度极快,扫描一次全日面只需46秒。46秒,就能拍出300多张照片。而且,这些照片拍摄的不是单一位置,还是一张一张各不相同的太阳图像。这哪是拍照,分明是给太阳低层大气在做CT扫描。将这些扫描到的精细光谱数据传回地球,科学家一分析便可了解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据此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能量积累、释放、传输的完整物理模型,科学研究便可深进一大步。无疑,人类应对太阳负面效应引发的事故,不再手忙脚乱,可以提前筹划,从容施策。

科学家没有满足这一步带来的欣喜,“羲和号”还在忙碌时,我国又一颗卫星开始孕育,科学家披露即将追逐的目标是“一磁两暴”。一磁,就是太阳磁场;两暴,就是太阳最剧烈的两类爆发现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说白了就是,了解“一磁两暴”,进而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磁场与耀斑的关系,磁场与日冕物质抛射的关系,日冕物质抛射与耀斑的关系。一句话,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可能存在的因果关联。达到这个目标,就可以为空间天气预警提供更多支持,为防灾和减灾传输最好的前提条件。

就在中国科学家决计尽快揭开“一磁两暴”奥秘的时候,一个极佳的天机已在不远的前方召唤。太阳有个周期平均为11年的变化规律。此时,太阳黑子数量最多,太阳活动最剧烈,这便是太阳活动峰年。根据这个变化规律,科学家们预测,2024年至2025年左右,将是太阳活动的第25周峰年。自然抓住这个峰年时机,进行观测探究,更便于揭开“一磁两暴”的奥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科学家的凌云壮志已化作实验室中彻夜不熄的灯光。

新的任务艰巨而光荣,正在苍穹辛忙的“羲和号”是不是可以两副重担一肩挑?不,不能。别的原因不讲,仅看一个数据就可以明白。“羲和号”进入的是距地面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已经飞得够远了。可是,要完成揭秘“一磁两暴”的探测任务,需要飞得更远,飞往离地球72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晨昏。“羲和号”鞭长莫及,那让谁挑起这副重担为好?

无需多虑,中华先祖为我们建构的精神世界,早有昂扬追逐太阳的先驱——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欲追日景,速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简略的几句话,写出了巨人夸父追赶太阳的凌云壮志。他倒下了,生命的精魂却永恒存在。那根手杖就是象征,倒地处长成一片红艳艳的桃花。每当桃花盛开,太阳的光热就会暖融出万紫千红的景象。是的,无需犹豫,曾经追赶太阳的中华巨人被唤醒了,逐日卫星被冠之于“夸父一号”,承担起新时代的使命,奋跃升空,直上云霄。于是,我们看到振奋人心的新闻:

2022年10月9日7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夸父一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夸父”激活了,带着先祖未竟的壮志,凌云腾空,去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逐日梦想!

灯下读史

古人吃螃蟹后如何洗手

阎泽川

在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著的《红楼梦》中记载:贾府女眷赏桂花吃螃蟹,凤姐“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这个细节在现代人看来,一定觉得很新鲜。

其实,早在宋代以前,人们洗脸、净手、浴身的时候,由于没有成块的“肥皂”,一般使用“藻豆”,藻豆是以豆子研成的细末作为主料。藻豆的最大特点,正是豆面等天然去污原料与珍贵香料混合到一起,散发着优雅的香气。而“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实际是古代藻豆的一种延续。把绿豆面与桂花蕊等天然香料密封在一起,让绿豆面染上桂花香气,就成了吃螃蟹之后,去除手上腥气最好的清洁用品。

牵手

草予

月下广场,两个人牵手而过。打眼细看,应是一对母子。母亲瘦矮,银发齐肩;儿子已露沧桑,人生半百。

他们走在月光晚风里,老母亲笑面迎风,没有一点龙钟之样。有母亲牵着孩子的安心喜悦。可以想见,身边半百的“小儿”,上蹿下跳顽皮的年纪,她也是这般牵着的。

时间仿佛已经把老母亲变成了“小女儿”,身边的儿子反而像一位“父亲”,牵着自己的掌上明珠,宠爱有加。

广场中,更多的是年轻的母亲,牵着叽叽喳喳的儿女,孩子们天真无邪,母亲们甜甜甜蜜蜜。

青春惹人羨不假,可在此刻,那位白发苍苍老母亲的骄傲,却不输任何一位年轻的母亲。


 柿柿丰收
赵志光作

雪泥鸿爪

第一次上山

东山银杏



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第一次上山去山庄的故事。那时我也就10岁左右,一起上山的有三宝爷(虽只大我几岁,但辈分高)、冠岐哥等人。母亲为我备好干粮,让我带了两斤面粉,因为去山庄的孩子需要自己做饭。

上行要翻越一座岭。岭有两三百米高,盘山石道坑坑洼洼,偶有巨石如卧虎拦于路中,石头被磨得光滑闪亮。快到岭上时有

一段路很陡,路上全是磨碎的细沙,非常滑,是上下山必经的一处危险之地。我们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一道山坡,然后下行到半山腰平坦处,见一座大房,即是目的地。

山庄已收过庄稼,有位老者留守。他指着门口放着的口袋说,想吃包谷糝子,免费;想吃面得自己解决。三宝爷准备自己擀面,说,饭后要进山打杏子,糝子

不管饱,晚上吃。于是大家接龙做饭。我学着别人的动作,和面、擀面、切面、煮面,最后竟也做成一碗面条。菜是在场边采的灰条菜,做好面,撒点盐,在门口折了两段荆条做筷子,感觉自己像个大小人。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饭后我们到山坡上寻杏子树,第二天每个人都背了一二十斤杏子原路返回。回到家,天都快黑了。母亲为我做饭,像是招待上山割柴归来的人,我身体疲倦至极,但内心充满自豪感。有了这次经历,我在父母眼里便成了小大人,以后要随大人上山割柴或摘野果子,便不再受到阻拦。在后来的成长道路上,有上山的锻炼垫底,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知道怎样应对,而且信心满满,从容不迫。

图片来源:百度网

人物

在此期间,杨河芬3次去县残联和工会协调,贾平拿到了1万元资助。

杨河芬在为贾平奔走的过程中,也时常向亲朋好友通过电话、微信的方式说起贾平受灾。他请求他的朋友们把这条消息在微信朋友圈扩散,陆续收到8772元捐款。大同市某房地产公司老总吴文祥通过转发的微信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主动联系杨河芬,说愿意资助贾平3万元。当杨河芬把这厚厚的4捆钱放在贾平手里时,贾平,这个憨厚得有些木讷的男人当场就哭出声来。杨河芬说:“别哭,别哭,这是好事。一共有6万多块了,能盖新房了。”贾平说:“我这是高兴的哭,我这是感恩的哭啊。”

张荣萍的乳腺癌手术做好了

朱荣贵是个60岁的瘦高个儿老汉,平时衣着比别的老人整洁,在村里种了20多亩地,有玉米、葵花、谷子。这老汉是个实在人,不过性格很犟,是那种死犟死犟的个性,他认定的理,九头牛也拉不转。说话也很冲,几句话就惹得人生气,而且他说出的话总是带着刺。村里人都知道他这种个性,往往也不和他多说话。

也不知因为点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老汉就和朱敬康老汉言语不合顶了起来,越顶越火大,两人就吵起来,越吵越火爆,吵得就快要打架了。

许家窑村总体是个和善的村子,别看穷,但要说村民间打架的事还真没有过,所以朱荣贵和朱敬

■ 山西人民出版社

79

 蒋蒋
京韵
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康两个老汉吵架就算得上是个大事了,于是杨河芬就约了朱胜康去调解。朱胜康一听是朱荣贵,就不肯去。他是老村民,对朱荣贵了解甚深,知道这老汉的犟脾气和硬个性,对杨河芬说:“杨书记,朱荣贵这老汉真就是个‘一股筋’,自个儿认定的理,谁也不响,白费力气,劝和他,我还不如在家坐会儿。”

■ 山西经济出版社

42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歌词从心灵深处,向苍天 and 大地发出深情的“天问”,寄托了人民群众决心收复大好河山的强烈愿望。这首歌成为抗战时期甚至各个历史时期都令人刻骨铭心、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有人说,《松花江上》是一首用血泪和仇恨谱写的歌曲,千真万确。

这首歌曲创作于1937年7月12日,词曲作者叫张寒晖。这位出生于京畿之地的音乐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随东北流亡学生到了西安任教。当时,被蒋介石强行派往西北“剿共”的东北军驻扎于陕西一带,西安城中到处都能感受到东北军“有家不能回,有仇无法报,被迫打内战”的不满情绪,而张寒晖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则因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痛苦不堪,就连东北军将士的歌声都充满着沉重而悲伤的情愫。

为了鼓舞爱国将士的抗战激情,地下党组织在东北军中组织歌咏队,用音乐展开抗战宣传。东北军的歌声给在西安教书的张寒晖留下深刻

印象,他也深切感受到张学良将军特别是东北军将士的切肤之痛。被东北流亡将士所感染,更是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他编写了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松花江上》正是剧中的插曲。

据称,周恩来同志曾在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时,应邀指挥全体与会人员演唱《松花江上》。张学良将军资助建立的西安宽存中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流亡将士子弟,张寒晖携学生演唱这首歌时常常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后来他还谱写了一首具有战斗情怀的歌曲《回答松花江》,“从今天起教同学们演唱!”就这样,师生共同又唱起具有战斗精神的《回答松花江》。

文艺